



水府宫浩，浩的对面就是莺花碛，江对岸是洪崖洞。约1960年摄。

临江门对岸莺花渡 乾隆时期巴渝第一美渡

人称重庆城后花园，还做过重庆早期的民用机场

□姜孝德



《重庆府渝城图》中江北城河坝的景象

早年间，我家住嘉陵江北岸的莺花渡，对岸便是临江门。

清朝时，这里是江北厅城市的一部分，属莺花厢。莺花厢的河下有一个季节性小岛，叫莺花碛，莺花碛中部的渡口就是莺花渡。涨水时，渡口就在我家坎下一点。而枯水季节，渡口就挪到外河去了，过河的人得越过莺花碛才能过江。不过，因为过河便是重庆最热闹的地方重庆府文庙，后来是解放碑，因此人们还是愿意从这里过河。

记忆最深的是，冬天的早上，过江的人们从我家旁的小巷子下河坝，乘坐早班船的人往往都在赶时间，脚下踢踢踏踏响个不停，嘴巴还不得闲，叽叽呱呱地大声武气说着昨日的新闻，很吵人。然而，几十年过去了，偶尔想到这些往事，总还觉得那是一份温馨的回亿。

1 春季野花遍地，莺花渡变重庆后花园

时至今日，人们还对莺花古渡念念不忘，这得感谢两位诗人王尔鉴与姜会照，他俩为莺花渡写了赞美诗，让莺花渡可以永垂不朽。渡口不在了，诗还在，并且还在传诵。他俩生活在乾隆年间，而《莺花渡》的诗写于1750年前后。

王尔鉴的诗作总体来说，属于写实派：春江明似练，春日渡莺花。莺语随波转，花香逐浪奢。诗敲山寺里，酒醉野人家。薄暮归来晚，风吹一艇斜。姜会照的诗，就要显得空灵许多：花发媚游客，莺啼欢酒家。春城环二水，野渡艳三巴。香雨流金碧，清风渡落珈。会当携斗酒，买棹问莺花。

乾隆十九年(1754年)，清政府划巴县两江以北地区成立江北厅，江北厅在城外西部设立了两个厢(约等于后世的居委会)，一个叫上关厢、一个叫莺花厢。莺花厢的管理区域从金沙门外一直延伸到刘家台的新渡口(大致在今天的婆家码头)，这一线的居民，几乎都是临江而居，而这一线的河下，正好是莺花碛。估计是先有莺花碛的名字，而后有莺花厢。

莺花碛是季节性江滩，每年5月江水上涨，便将莺花碛淹没于水下。9月底江水退后，莺花碛就又露了出来。每年2月至5月，是碛上杂草、野花疯长疯开的时候，因为这个地方离主城近，站在临江门、洪崖洞城墙边，便可看到碛上怒放的野花。因此，莺花碛仿佛是重庆城的后花园，红男绿女蜂拥而至，可说是红极一时。因为有人来，做小生意的也来了，卖水的、卖水果的、卖风筝的，甚至还有卖酒的，他们搭起草棚子，让人歇脚，卖酒兼带卖茶。这种生意是临时性的，花谢了，生意就没有了。

2 搬上下水，莺花碛上生意兴隆

清中期至民国，江北嘴是一个大码头，因而码头的河滩地显得格外珍贵，除去用作渡口等公共通道以及被人占用的部分外，能够用来做生意的土地就少得可怜了。为了适应经营的需要，江北嘴码头就往上游方向的莺花碛延伸，一直延伸到了莺花渡附近，全长有六七百米。

秋天的江水要退未退之时，江北城做生意的人们便

兴奋起来。有些人早早地把楠竹、席篷之类物品搬运到河边，等待水退。只要水一退，他们会连更连夜抢地盘、搭棚屋，准备做生意。有时候江水也调皮，十月(农历)初了水也还没退，这种等待让人疲倦。比等待更让人沮丧的是，有时水退后，家家户户风风火火把棚房搭好了，桌椅柜橱都摆好了，可江水突然又涨了上来，害得大家赶紧拆房往回搬运东西，整得手忙脚乱。

一般情况，头年秋天搭建的房子，可用到第二年四五月江水上涨时，人们又只得依依不舍地拆房子往回搬。江北人称这种生意叫“搬上下水”。碛坝上的生意有大有小，大的如造船卖船，小的就是卖老荫茶、补衣服。补衣服值得一说。一些老妇老年体弱，拎一个篮子，里面放点碎布，看见船就叫“补衣服”。那时船夫穷，一件衣服补得母子(最初的衣服)是什么颜色都不知道了，也还在补。这种千疮万疤补出来的衣服，船夫称“衲陀”，又厚又重，冬天大致和一件薄棉衣相当，令他们格外喜爱。

莺花碛上兴隆的生意，促进了这一带娱乐业的发展，川戏、评书、金钱板、竹琴、杂耍……只要能养活人，就会有人来做。民国年间，重庆的评书名家屈映平、胡英哲等人，都在碛坝上的茶馆说过书。后来成了重庆评书大家的程粹贤，当年就是在莺花碛上的礼渝茶馆拜胡英哲为师的。重庆的竹琴大家邓子尧、邓子琴兄弟当年也在莺花碛上讨生活。为什么重庆市的第一家川剧科班会产生在江北？为什么江北川剧实力在全市数一数二？为什么评书大家会留恋莺花碛上的茶馆？这一切，都与莺花碛上的生意有关。

3 水府宫祭水神，抗战时被日机炸了

俯瞰莺花碛，呈月牙形，江北岸在弓弦方，而弓背方则朝临江门。在江北岸的中段藏着一泓水，居民称其为“水府宫”或“水府宫浩”。水府宫是一座祭祀水神的庙，建于明崇祯元年，据说抗战时被日寇飞机炸塌了。后来的水府宫，只是一个地名。

“浩”字，是古代南方少数民族语言的子遗，它借用汉字“浩”记音。准确地说，浩是角度较小的河湾(角度大的河湾叫沱)，河湾里能停船当然可称之为小港；如果浩是灤水，不与江河接通，船肯定停不进去。每年四五月份间，江水上涨，如果江水是从上游方向与水府宫浩连通的，就叫穿上浩，如果江水是从下游与浩接通的，那就叫穿下浩。泛义地讲，就叫穿浩。

穿浩之后，嘉陵江就环绕了莺花碛，莺花碛也就成了一座孤岛，一般人也不再上岛，但偶尔会有扳罾的人上去，他们希望在莺花碛的四周扳到大鱼。穿浩之后，莺花碛靠江北岸的河叫内河，而靠临江门一侧的叫外河，外河其实就是嘉陵江的主航道。

水府宫浩在1965年以前还是比较大的，因而人们要通过浩必须架桥。当时浩里有石砌的跳墩，有十一二个，跳墩与跳墩之间相隔四五米，架有两块跳板，去来各走一边。每年深秋，江水退后，有工人将跳板抬去安在跳墩上；第二年四五月份涨水时，工人又将跳板抬走。当年，江北城的人过莺花渡，就是从金沙门出城，然后上跳板、过水府宫浩，上莺花碛，最后过渡到临江门。

关于水府宫浩、关于浩里的渔船、关于跳墩以及走在跳板上的人们……这一切原本都只能保存在我的记忆里了，然而奇迹发生了！我竟在互联网上找到了两张照片，

往昔又回到了我的视野。

4 高光时刻，重庆早期的民用机场

说起莺花渡，必说莺花碛上的雾，因为碛上的雾是一绝。冬天时，只要是晴天，莺花碛上准有雾。那雾大极了，一两步外不见人影。莺花碛上的雾大，且含水量也大。我妈形容雾大，总爱说：“随便抓一把来都扭(jiǔ)得出水。”在这种天气里，如果到雾里行走一会儿，眉毛、头发都会被打湿，额头上还会聚起水珠。湿润的环境加上充足的阳光，这可能也是莺花碛花草疯长怒放的原因。

深秋，江水刚退到河床后，碛上的道路尚未露出来——碛上的道路是不需要修筑的，只要把大一些的鹅卵石搬走，有窝凼的地方弄点沙子垫一下就行——一些早行人，天要亮未亮，雾罩正浓，便踏上了莺花碛去外河的路。碛上没有路就没有路标，经常会有人走了二三十分钟又走回到内河来了，待确认自己到的地方是内河后，摇摇头，苦笑一下，又转身朝外河的渡口走去。不过，当地人大多不会迷路。听老人说，在碛上，可以利用鹅卵石来找方向。条形的鹅卵石，由于江水的作用，几乎都是顺着河床摆放的；还有，如果碛上的鹅卵石之间有泥沙，那么它们都是聚积在大卵石的下游一方。

尽管早渡会迷路，甚至赶早渡时，碛上有时会空无一人，也没有电灯(1965年之后曾一度安装了路灯)，但却没有听说过出事，即便是在灾荒年间，这不能不说是莺花碛上的奇迹。最终，莺花渡在1970年左右封渡了。封渡的原因，当是历史的必然。一方面是江北嘴、刘家台开通了轮渡；另一方面是嘉陵江牛角沱大桥通车后，上横街一车可以乘坐到牛角沱了。

封渡之后，人们又怀念起莺花渡来了。曾推过过河船的陈麻子告诉我，莺花渡从来不扎雾，船在雾里行是不会迷路的，由江北往大城(渝中区)划，船头朝渝中，右侧永远朝上游方向，怎么会错呢！不过，渡船由轮渡公司经营之后，为了安全，雾大了要封渡，水大了要封渡，这是国家强制要求的。以前嘛，只有涨洪水——像母猪龙这样的水才封渡。其实，像母猪龙那样流速极快的洪水，十年也难得遇到一次。

莺花渡结束了，我终身不能忘记的却是每晚收渡时，船夫那一声长长地吆喝：“还有没有人，走起哟！”声音拉得很长很长，仿佛要把声音摺到内河来。我在声音里听到了行业的诚信、听到了善良的人性。在人们热衷于旅游的今天，我对莺花渡的怀念更多了几分，我怀念那木船、怀念那款乃的桨声。三峡大坝蓄水后，嘉陵江平静如湖，要是真有一叶扁舟渡绿水，那肯定满眼是诗意，满怀是惬意。

莺花碛最了不起的是，曾经做过重庆早期的临时民用机场。1933年(也有说1930年到1931年)，外地的飞机想降落重庆，最终在莺花碛上建起了临时飞机场，邮政飞机、民航客机都在莺花碛上起落。更神奇的是，那时的水上飞机也在莺花碛、千厮门水域起飞与降落。那时的莺花碛，也迎来了千万年来的高光时刻，整个重庆都聚焦在这里。

而今，更多的时候，莺花碛都是被淹在水里的，只有江水极枯或三峡水库放水的日子，它才能露出水面，让人目睹它的芳容。

(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图片由作者提供)